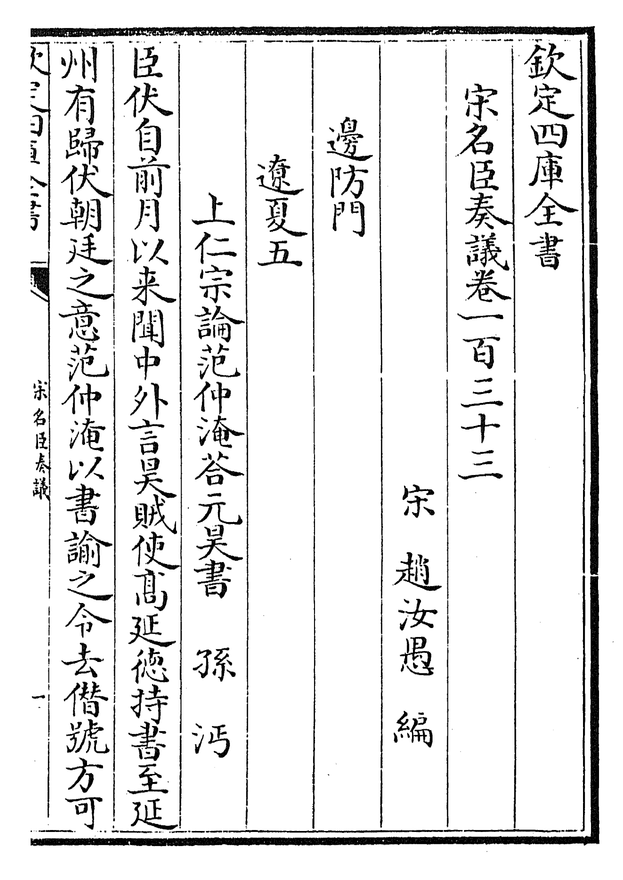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五

上仁宗論范仲淹荅元昊書　孫沔

臣伏自前月以来聞中外言昊賊使髙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

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悖如是又臣竊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曉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于米鹽飲食皆取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方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鬬戰殺

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紿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鋭離於巢穴而以别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偽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爲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

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款以我不許為激衆之謀今仲淹荅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来之意于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荅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危機今大臣果責其専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偽為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説設並馬草具之

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廢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讖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為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昊賊以怒

諫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昊賊即設姦計復答其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辨其詐使賢材不為賊所欺逐則夷狄之滅立可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昊賊實欲歸款料之雖過于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託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宰執

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唯知制誥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為便當日柄臣皆誚其怯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況仲淹以書移賊自是閫外事宜若昊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于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削恐傷國體況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誅陛

下神幾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幾之暇乙夜詳覽幸甚慶歷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

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鬭豈能

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斃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懐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寳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

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于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師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

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衙改胥吏有抄録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令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録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陜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

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免敵制勝保捷廣鋭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閲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内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豈無

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慶歷元年七月上時為鄜延路都鈐轄知延州

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　張方平

臣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于圜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稱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焰益盛今日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

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粮詎用人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得我寸土也而又絕其俸賜禁其互市賊中尺布直錢三百邊防守備繕修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禮尊慶之故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一

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
含生之類罔不亭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五郡聲教所曁
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
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為本蕃推戴緣其附順
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
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溥行
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傷之今
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遏絶或有願通於朝

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畧
罔或生事令牓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
使以朝旨往為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
重之體且賊安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
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
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為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
餘以歲時豢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謀遠慮為生靈計
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况

一賊擞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愛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為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吾屬不可以不效命鬬戰矣自邊之人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之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於鋒刃之下以

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言者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剋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畧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欵附畢世不渝今賊

非遷叱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畫邊事守遏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為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欵戎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

其統軍達蘭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来係累殺戮幾千萬人故自古以来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戎為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慶歷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上曰此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上仁宗攻守二策　范仲淹

臣竊觀西事已来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餽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夐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来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

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踈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回赴

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来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于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

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已險而增修半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强壯兼其士役作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檣事將縣官閑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工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令為麒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名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

十里白豹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髙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拯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王信達王遇王文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思使臣中可當一隊者衆於前隊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李緯楊鄜劉兼濟張繼勲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

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蔵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蔵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黄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黄河倒

來麟府策應葢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鄜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

議守

臣覩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舉衆犯邉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税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從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奬或量給

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絶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于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

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
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
遠方何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設候結
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内
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烟火萬
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于
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慶歷元年十一月上時知慶州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衂未甚勇果若幸於武勝恐未為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覘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鄜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

上仁宗再議攻守

范仲淹

臣切維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

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絶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

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别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虚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横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粮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邉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為

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為軍壁地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懐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

保民力日窮志日離他變之生出于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于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覘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覘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

助賊算不可不大為之謀也願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備
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
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
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日奏
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有人至不
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
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
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

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歳納税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慶歴二年正月上時知慶州

上仁宗論范仲淹攻守之策　龐籍

臣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范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謂

敵衆之舉齎糧不過十日而利于速戰短于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挫衂若諸寨有樓櫓矢石芻粮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覰釁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入心多揺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豫算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

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寛民之計賊来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為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人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

深思極慮事體有大于此者耳 慶歷二年二月上時知延州

上仁宗備邊六事 賈昌朝

臣竊惟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来兵不復振近歲因恩倖子弟飾厨傳沽名譽不由勲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倖賜之厚爾禦侮平

患何望于兹然乗邉鄙無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縦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御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鎮之地無數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邉任宜速別擇人

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于内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著煖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御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名彬立于前漢瓊等立于後授匣劔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

等股慄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心先疑貳非近侍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向来錫與一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計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効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

軍法論至于完推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祖監方鎮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財用則皆聽其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陜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射自古禦寇卻敵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陜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為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

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名募錢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黜刺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繒綵者則詰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

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資謂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部管鈐轄宜于其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授之又今之兵器類多詭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將則合隊皆誅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

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

諸國如沙州罝勒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黒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虜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於諸國矣憾則為備為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户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强寇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敵之期請令陜西諸路縁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

部之名多設方畧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隷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守晉陽李溥謙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竞摧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畧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絶而莫通夫践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效乎願鑒藝祖將帥之制邊臣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牙爪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

覘候而坐知敵情免陷兵之恥也

上仁宗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歷三年十一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兹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畢詞厚禮請稱烏珠以緩國家之計

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脱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内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横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

怨乃求息肩養鋭以逞宄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
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
三如畀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
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
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
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
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

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

都郊祀之僣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葢有歸

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

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

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

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

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

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

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州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

戍兵民有定闗輔之言此其騐也漢家之叛人不樂處
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
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
號是將啟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
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
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
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
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早辭厚禮便肯從烏珠之稱皆

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卒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欵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欵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并吞罝勒斯賚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

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彊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鋭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徳明納欵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兹五年用度必困乃甲詞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

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為強悍之敵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毕辭厚禮止是求烏珠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

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戸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戸能割歸朝廷否況横山蕃部安於内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買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鬬之後甚有軍民没陣其子孫骨肉啣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

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駐兵方能鎮静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答使還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覩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奬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令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

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宜無定州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叅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

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内附内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闗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

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臣等所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裔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獘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禄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

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即日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

人人畏懼未測寇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算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奬擢貳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僶俛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葢見西賊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慶曆三年正月

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勉來納款持書至保安軍知延州龐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公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號邦泥定國烏珠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勉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西界未寧知此界與彼為婚姻請喻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勉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從勉亦請詣闕籍具以聞二月始許從勉赴闕仲淹等上此疏時為陝西西路安撫使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張護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六

上仁宗論元昊請和當令權在我

余靖

臣竊聞賊昊差私置官入境相次到闕欲與朝廷通和

事伏以息兵減費夷狄順命國家大臣至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北狄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心臣伏此之為禍大於今日臣請别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五年已來三經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敵人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敵人一言解之若敵人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為其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家又

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約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矧西戎自僭名號未嘗挫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甘言彼必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狄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漻適使敵之時虜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得自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則是北狄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

而北寇未敢動也若便與西戎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夷狄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北寇責我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令陷敵計中則天下社稷幸甚必不得已而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將靈鹽銀夏作兩鎮則賜予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我而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慶歷三年二月上時

為集賢校理

上仁宗不可待西使太過　　富弼

臣近者竊聞昊賊遣其偽六宅使賀從勉齎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昊賊來書未肯稱臣别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閑居養疾竊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太過必恐下面難為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也臣又竊聞西

使之來非自然之意盖契丹特遣使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禀畏契丹使來貢奉元昊不敢不從即不假怱忙可且持重與之商議縱時下未合必有後圖令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應臣又令日竊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既許人使偽官之稱則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體如何况臣去年兩使北庭所議

西事甚是分明臣前後邀勒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再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説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欵不可令別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令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欵稱臣况南朝與北朝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録照對方見的實向者所許北庭歲添金帛之數蓋為令他指揮

西事初既不避張此名聲今來又却不依舊約則是虛受前恥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須是廣為思慮何者北狄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狄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甘分則是因此致使北狄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狄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狄必曰元昊本稱臣於我亦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不復稱臣漸

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惟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狄因此益熾必自喜名分暗定異日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願朝廷且執北狄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為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慶歷三年

四月上時為翰林侍讀學士

上仁宗論西鄙議和先防北狄

歐陽脩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之事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狄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姦詐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

性同狼虎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尤如此若使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無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漸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然臣竊怪在朝之臣尚

偷安靜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庭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倉黄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營修此最為得也况今北邊要害諸郡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冝如理家事修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粮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玆預備尚可支梧

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敵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使秋風漸勁虜隙有端陛下誠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受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

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行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峻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議和能保契丹别無辭説否茍有所説能以廟謀竒筭沮止之否茍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

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賂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揺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行之慶歷三年六月上時為知諫院先是四月朝廷遣邵良佐使夏州喻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却令齎回其稱男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臣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仍許置榷場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命良佐與從勉等同往議定以聞七月元昊復遣羅尼儒克丹伊實羅壘旺裕勒和爾與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尤執前議

上仁宗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歐陽修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憂君憂國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衆口紛紜互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

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
朔之事可知葢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
深一曰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
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
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
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
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
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

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慶曆三年七月上

上仁宗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伴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强弱若見朝廷慼

怒未息事勢未削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恃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令來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為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辭辯以圖相勝若能

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之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餽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不須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筭慶歷三年七月上

上仁宗論西賊議和利害　歐陽脩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然

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

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冠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令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

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

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茍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寛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

義不沮而善筴有成則社稷之福也慶歷三年七月上

上仁宗論備禦七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敵禍釁已成而上

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意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

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

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狄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穪其誓約然後驅虎狼之衆直趍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狄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敵衆由德博度河直趍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宫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兾陛下一悟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令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寇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

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輙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怱遽簽書而去

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才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狄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驀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戸殆盡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

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廪庾則皇居壯矣慶曆三年七月上時為樞密院副使

上仁宗乞訪問執政專以邊患為急

田況

臣伏以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者西羌通欵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黷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怨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

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𢨋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𡘜軍政之是否財粮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蹉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𢨋患為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

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恊力必有所為今不此為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蓋之臣備近列實同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慶歷四年四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　范仲淹等

臣等蒙聖恩非次奬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

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羣起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寇復相交結來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狄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結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以

自尊大元昊屢戰屢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功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州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

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寇亦必遣使問我拒絕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陜西選將抽兵移入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寇交結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

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北戎内陵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輙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

之策未有失也

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曁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陜西久屯大兵供億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修使戎敵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

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月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婺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

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攜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一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脆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欵

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户蕃兵曁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無所

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鋭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

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十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强兵漢家以山界屬戸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絶漠之外臣等常計陜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

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粮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虎狼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

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横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

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刋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備策

臣等於陜西縁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乆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

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戎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虞劃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令秉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

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非朝廷選差轉運使盖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邉壘精究利害凡邉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

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敵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髙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軍馬未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挪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粮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

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陜西四路抽取曽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

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攻戰戰或不勝則敵騎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

遣使邀求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

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慶歷四年五月同樞密院使韓琦上仲淹時為參知政事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